

闲话文人

成健

鲁迅那时的医疗费



浙江绍兴鲁迅故居

1902年,鲁迅21岁,他东渡日本留学,起初的愿望是学成医术救治国人的病痛。他少年时代亲历父亲为庸医所误的全过程,以至于此后更相信西医,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上海,他和家人看病大都选择日本人开设的医院,如山本医院、福民医院等。

鲁迅那个时代常见病看医生连药费只需几元钱。如1914年5月12日,“下午大发热,急归卧,并服鸡那丸两粒,夜半大汗,热稍解。”第二天,依然发热,于是加大药量,吃了四粒奎宁丸即鸡那丸。第三天上午本想去池田医院就诊,不巧池田医生外出,于是到邻近的北京医院,医生说热度已退,但仍需要用药巩固,开了两瓶药水,一种内服,一种漱口。药费一元三角。

看一回病花两元三角说来很低,但是,一百年前的北京,普通职员一个月的收入也就十几元,一元钱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三五十元。鲁迅虽是高薪阶层,在京十四年,任职于教育部月薪达三百,此外还有讲课费及稿酬等,但日常生活相当节俭,小毛病也多是自行服药对付,不得已才去医院。

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京城,生病住院花费一般至少需两位数。1921年,三弟周建人南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,鲁迅对其留在北京的家眷倍加照顾。1925年3月12日,鲁迅日记记有:“晚为马理子付山本医院入院费三十六元二角。”马理子即周鞠子,是周建人与第一任太太羽太芳子的女儿。

医生坐诊的费用还不算贵,出诊就贵多了,通常请医生上门诊治得十元一次。1932年11月,鲁迅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,立即北上赴京,到了家里,请同仁医院的日本医师盐泽博士上门诊治,结果并无大碍,只是慢性胃炎,因为年老力衰,加之饮食不慎,消化不良,导致晕眩。医生共来了五次,便告痊愈。每次诊察过后,女佣跟着去医院拿药,连诊疗费、药费在内都是十几元,累计花了六十一元三角。

当时北京和上海的医疗费用大概差不多。1928年6月6日,时在上海的鲁迅写信给友人章廷谦时如此介绍:“我所看的是离寓不远的‘福民医院’,日人办,也颇有名。看资初次三元,后每回一元,药价大约每日一元。住院时最少每日四元。”

在上海的一流医院生个孩子需要多少钱呢?鲁迅1929年9月的日记记载:“二十六日 晴。上午往福民医院诊,云热出于喉,给药三种,共泉六元。下午送广平入福民医院。”“廿七日 晴。晨八时广平生一男。”

许广平是大龄产妇,分娩时出现了险情,幸而医生技术高超才得以母子平安。自9月26日入院至10月10日出院,在医院前后共15天。鲁迅日记里记载,分两次缴付医疗费:一次是136元;第二次是出院当天缴付70元,另有女工费用20元,杂工费用10元。以上总计236元。

如若在家生孩子,那就不用花太多钱了。1932年7月末,周建人的第二任太太王蕴如临盆产女,便是鲁迅请来当

时在上海开业的日本助产士津岛女士接生的,事后鲁迅代付了接生费三十元。

三十年代初,鲁迅每年支出的医疗费绝非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跨入五十岁这道槛之后,鲁迅的体质每况愈下,胃痛牙痛不时侵袭,伤风感冒更是常事。当然,让他晚年备受折磨的还是最终致命的肺病。海婴幼时也是体弱多病。他们一家三口,就数许广平生病较少。以1932年为例,鲁迅及家人去医院看病或请医生来门诊达70多次,这一年鲁迅日记里有记录的一家三口医疗费用超过了三百元,这还不是实际发生费用的全部。

百味书斋

潘玉毅

冬夜读书怀古人

冬天夜冷,即使躲在屋里,与外面的世界隔着门窗和围墙,却仍挡不住屋外的阵阵寒意。天冷的时候,被窝是个好去处。

小的时候,我最喜欢趴在被窝里,扯着被角,只把一个头露在外面,然后在视线垂直对下的地方放一本书,一看就是半宿。有时也把头埋在被窝里,将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,打着手电筒看书,免得被母亲发现我还没睡,将闲书没收了去。手电筒是母亲的嫁妆之一,当时的我年纪尚小,不知道它是靠电池来支撑照明的,有一回忽然用没了电,以为是坏掉了,不知如何是好,又不敢同母亲说,想了许久,最后偷偷地将它藏在衣橱里。没有了手电,看书就更加不便了,只得一边津津有味地看着,一边侧着耳朵小心翼翼地听着,一旦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响起,就关了灯,假装睡着了。待脚步声去远,起来继续看。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,母亲自然也不再管我看闲书了,然而旧时那种读书的滋味却时常在心里来回翻涌。

冬日里白昼短,若是夜晚的时间不能善加利用,整个冬天转瞬即逝,极不经用。所以成年以后,我一直感谢那段于寒冷冬夜偷偷读书的日子,虽然因为读书每个晚上我通常只睡两三个小时,但从未觉得有丝毫疲倦之感,甚至恰恰相反,读书之后倍觉精神。若非晨间邻居路过时,看见我前一夜忘了关掉的灯盏,于我母亲跟前闲话,母亲未必知道我有这般“好学”。但后来她兴许也是看开了,很少再管我看闲书的事情。

而我之所以欲罢不能,多半是因为冬夜读书别有一番滋味。书不能温暖人的身体,却能温暖人的心灵。更神奇的是,因为书籍,我们虽无佛家所说的他心通,却能借着字里行间流溢的文思,与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交谈,读懂他们的欢乐和痛苦。

古时候也有很多爱读书的人,凿壁偷光、囊萤映雪、闻鸡起舞、悬梁刺股、焚膏继晷……在我们熟悉的一个个成语里藏着一个个读书人的故事。成语之外,则有更多。明代有一个抄书而读的人名叫宋濂,为了能够按时归还借来的书籍,他每天晚上打工回来于寒夜里烧水化冰,铺席抄书,手冻僵了,搓一搓,脚站麻了,抖一抖,鼻涕随着漫漫长夜熬成了凉凉的冰渣子——就这样废寝忘食许多年,终成一代学者。在我小的时候,宋濂绝对算是我的偶像,而抄书则是我对偶像的致意。可惜我只学了他的形,没有学到他的神。

现代人有空调有地暖,冬天也不觉得寒冷,但是在古代,并没有这些驱寒的设备,读书的条件也更加艰苦,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书的喜爱。如果说宋濂破冰抄书是一奇,那么孙康映雪而读则是一异了。因为家贫买不起蜡烛,酷爱读书的孙先生竟裹着破棉絮,蹲在快要散架的木门

边上,借雪的反光充当照明的灯光用来读书。门缝里北风嗖嗖地吹着,吹得地面都忍不住龋起了牙,门里的人却是浑然未觉,捧着书孜孜不倦。

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精神,古人的书如同天上的星月光辉一样,百年千年过去了,其中的文采内涵不曾褪色一分一毫,有很多东西让今人难以企及。

收藏小记

陶琦

文房雅器话砚滴

古人常借翰墨托物寓兴,书斋里除了书籍笔砚,还有很多辅助性文房用品。砚滴是贮水的小器皿,磨墨时把水滴在砚台上,以调适墨色的浓淡干湿。于实用性之外,砚滴还追求形式和工艺上的美观,闲暇时用助清赏,可修身养性,陶冶情操。不同材质、造型的砚滴,也由此在文玩中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门类,成为古今文人争相收藏玩赏的艺术品。

砚滴起源于何时,并没有明确的说法。汉代以前,墨是呈颗粒状的,到了魏晋才有墨锭,推测砚滴也是这一时期的产物。南宋赵希鹄的《洞天清录》有一段很含糊的记叙:“古人无水滴,晨起则磨墨,汁盈砚池,以供一日用,墨尽复磨,故有水盂。”古人最早是用水盂盛水,以勺子舀水磨墨,由于水量不好控制,容易出现“汁盈砚池”的情况。加上磨墨多是供一天之用,使用时间长,这个过程中水分也会挥发,出现墨色过浓、过干的情况,需要临时添水调匀。砚滴的出水孔小,往砚台注水很方便,也令泼墨挥毫更为就手,因此获得了使用者的广泛认同。

砚滴的取材范围颇广,玉石、陶瓷、金属、竹木都有。但在造型上,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,是以动物形态为风尚。明人文震亨《长物志》:“辟邪,蟾蜍,天鸡,天鹿,半身鸬鹚杓,镡金雁壶诸式滴子,一合者为佳。有铜铸眠牛,以牧童骑牛作注管者,最俗。大抵铸为人形,即非雅器。”对砚滴的大小及样式,做了详尽的描述。以盛水一合(十分之一升)为度,形态以模拟动物形态为雅,推崇简



清代鸡形铜砚滴

单、内敛,若铸作人形,则鄙俗不堪,不为人所喜。这种独特的形象审美,以及呈多样性的艺术表现形式,也是砚滴日后广受喜爱的原因之一。

明清时期,瓷器和紫砂工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,质薄光润、造型精巧的陶瓷砚滴,也备受文人雅士的称颂。明人高濂《燕闲清赏笺》:“有蟾注,有青东磁天鸡壶,底有一窍者。宣窑五采桃注,石榴注,双爪注,彩色类生。有双鹭注,有鹅注,工致精极,俱可入格。”用陶土或紫砂烧烧的各式砚滴,造型精巧,画意生动,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,引导着寄身翰墨的读书人,在皓首穷经的同时,也能通过案头的文玩创造出一种韵高致静的心境氛围,体验日常生活的愉悦。

鉴藏砚滴,首先是辨清材质,如玉石、翡翠、水晶,原材料本身就很珍贵,其价值自然也高。其次是看雕工技法和工艺水平,以雕刻精细、刀法具有神韵者为上。另外也要注意所属时代及人文背景,如出自宫廷造办处、或经名人使用过的砚

滴,价格上就有着天壤之别。紫砂或瓷质砚滴,除了要看胎釉,也要看瓷画的水平和制作工匠的名气,以瓷质厚重、造型古朴雅致、富有艺术哲理的作品,更受好评。

写食主义

吴建

枸杞甜

小时候,我家住在小河边。河岸上,除了生长着高大挺拔的杂树,还有大片大片的灌木。灌木丛中,夹杂着枝条纤细的枸杞树。

每年仲春,枸杞的枝条抽出嫩嫩的叶片。叶片渐渐长大,整个枸杞树枝繁叶茂。待到淡紫色的花瓣缀在绿叶丛中,绿气就镀上了紫光,更显得生机勃勃。初秋,叶片凋落,状如纺锤状的红色果实布满枝条,拥拥挤挤,晶莹闪亮,宛如一颗颗红宝石。我们一放学,就跑到河边采枸杞子。采时不能太用力,枸杞子皮薄易破,捏破的果子流出红浆,果肉裹着金灿灿的小籽粒。红通通的枸杞子色泽诱人,令人垂涎。但我们都不敢吃,听大人说枸杞子有毒,吃了它会肿脖子肿脸。男孩子当了子弹互相扔,你打我,我打你,一阵激烈的战斗之后,大家身上、脸上都红红的。女孩子摘了则当作耳坠儿,用棉线穿了吊在耳朵上,走路来一晃一晃的,煞是好看。

也许是我喜欢躺着看书的缘故,上五年级那年,我患上了假性近视。上课时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,医生说需要戴眼镜。那时家境贫穷,买纸笔的钱都没有,哪配得起眼镜。母亲很是焦急,生怕耽误了我读书。她不知从哪儿打听到枸杞子能疏肝明目,第二天一早,她就踏着晨露,来到河岸边寻找枸杞子。她用镰刀劈开荆棘,寻到一丛枸杞,一手牵住长刺的枝条,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采摘着一颗颗红彤彤的枸杞子。有时手被尖刺戳破了,她不顾疼痛忙着采摘,因为枸杞可以清亮儿子的眼睛啊。

母亲将采回来的枸杞用清水洗净,晾晒在一块干净的白棉布上。晒干后,用玻璃瓶装起一部分,留待日后慢用。剩下的一部分放在瓷碗内,现沏现喝。第一次,母亲将泡好的枸杞茶端到我面前,看着那红艳艳的枸杞在杯内忽上忽下地沉浮,我不敢喝,生怕中毒。母亲说:“哪有什么毒啊?医生说它还是一味中药呢,吃了它,你眼睛就明亮了。”听母亲这一说,我才壮起胆子喝了一口,枸杞不但不苦,反而还甜津津的。儿时的我最喜吃甜食,我不管有毒没毒了,大口大口地喝,喝完,满嘴甜滋滋的,齿颊生津。

母亲不仅每天泡枸杞茶给我喝,还经常熬枸杞粥、煲枸杞汤给我吃。坚持了一年多,我的眼睛果然和过去一样明亮了,学习成绩也和以前一样好了,枸杞子助我考上了中学、大学。故乡的枸杞子,给了我光明,给了我知识,给了我积极向上的力量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异乡的小镇上工作,看到同事经常买宁夏枸杞子泡茶喝,问为什么不泡茶叶,他们骄傲地解释:此乃清热祛毒、强胃健脾、滋阴补阳之上品。于是我依葫芦画瓢,也买来宁夏枸杞子饮用。而每到秋季,母亲总还要采些枸杞子晒干后给我送来。我说:“妈,超市里有宁夏枸杞子卖,宁夏枸杞子比老家的枸杞子药效好多了。”母亲意味深长地说:“孩子,宁夏枸杞子再好,也比不上家乡的枸杞子啊。”

我把母亲送来的枸杞子分一些给同事,留一些给自己。闲暇时分,我就撮一点枸杞子浸泡在茶杯中,慢慢品啜。白色的杯底,静静地躺卧着红玛瑙般的枸杞子。细细品味,只觉得清甜爽口,甘冽宜人。喝完后,还感觉余香袅袅,不绝如缕。其实,那哪是枸杞的余香啊,分明是我长长的乡愁和母亲给我的深厚绵长的爱啊!